

魯智深

水浒传

下

彩色古典名著

[明]施耐庵 著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

水
浒
傳

下

漢省出版集團
城出版社
明一施耐庵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浒传

[明]施耐庵著.

(彩色古典名著)

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6.12

ISBN 7-5360-4944-7

I. 水...

II. 施...

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明代

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51808号

Art Work © 2006 Anno Domini Media Co. Ltd., Guangzhou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片所有:  www.fototee.com

所有权利保留

水浒传

下

责任编辑 詹秀敏 李 谓

特约编辑 崔军亚

装帧设计 唐 薇

技术编辑 谢昌华

出版发行 广东省出版集团·花城出版社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制 作 ◆ 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

印 刷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
规 格 760×1020mm 16开

印 张 36/套

字 数 54万字

版 次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360-4944-7/I·3874

定 价 99.00元/套(全3册)

若有印装问题,请致电020-33199099联系调换

水浒传

下

彩色古典名著

【明】施耐庵 著 金瓶梅词话

北京出版集团



话说当时杨雄扶起那人来，叫与石秀相见。石秀便问道：“这位兄长是谁？”杨雄道：“这个兄弟，姓杜，名兴，祖贯是中山府人氏。因为面颜生得粗莽，以此人都叫他做‘鬼脸儿’。上年间做买卖，来到蓟州，因一口气上打死了同伙的客人，吃官司监在蓟州府里。杨雄见他说起拳棒都省得，一力维持救了他。不想今日在此相会。”杜兴便问道：“恩人为何公事来到这里？”杨雄附耳低言道：“我在蓟州杀了人命，欲要投梁山泊去入伙。昨晚在祝家店投宿，因同一个来的伙伴时迁，偷了他店里报晓鸡吃，一时与店小二闹将起来，性起把他店屋都烧了。我三个连夜逃走，不提防背后赶来，我弟兄两个，搠翻了他几个，不想乱草中间舒出两把挠钩，把时迁搭了去。我两个乱撞到此，正要问路，不想遇见贤弟。”杜兴道：“恩人不要慌，我教放时迁还你。”杨雄道：“贤弟少坐，同饮一杯。”三人坐下，当下饮酒。杜兴便道：“小弟自从离了蓟州，多得恩人的恩惠。来到这里，感承此间一个大官人见爱，收录小弟在家中做个主管。每日拨万论千，尽托付与杜兴身上，甚是信任，以此不想回乡去。”杨雄道：“此间大官人是谁？”杜兴道：“此间独龙冈前面有三座山冈，列着三个村坊：中间是祝家庄，西边是扈家庄，东边是李家庄。这三处庄上，三村里算来，总有一二万军马人家。惟有祝家庄最豪杰，为头家长，唤做祝朝奉。有三个儿子，名为‘祝氏三杰’：长子祝龙，次子祝虎，三子祝彪。又有一个教师，唤做‘铁棒’栾廷玉，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庄上自有一二千了得的庄客。西边那个扈家庄，庄主扈太公，有个儿子唤做‘飞天虎’扈成，也十分了得。惟有一个女儿最英雄，名唤‘一丈青’扈三娘，使两口日月双刀，马上如法了得。这里东村庄上，却是杜兴的主人，姓李，名应。能使一条浑铁点钢枪，背藏飞刀五口，百步取人，神出鬼没。这三村结下生死誓愿，同心共意，但有吉凶，递相救应。惟恐梁山泊好汉过来借粮，因此三村准备下抵敌他。如今小弟引二位到庄上，见了李大官人，求书去搭救时迁。”杨雄又问道：“你那李大官人，莫不是江湖上唤‘扑天雕’的李

应？”杜兴道：“正是他。”石秀道：“江湖上只听得说，独龙冈有个扑天雕李应是好汉，却原来在这里。多闻他真个了得，是好男子，我们去走一遭。”杨雄便唤酒保，计算酒钱。杜兴那里肯要他还？便自招了酒钱。三个离了村店，便引杨雄、石秀来到李家庄上。杨雄看时，真个好大庄院：外面周回一遭阔港；粉墙傍岸，有数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柳树；门外一座吊桥，接着庄门。入得门来，到厅前，两边有二十余座枪架，明晃晃的都插满军器。杜兴道：“两位哥哥在此少等，待小弟入去报知，请大官人出来相见。”

杜兴入去不多时，只见李应从里面出来。杜兴引杨雄、石秀上厅拜见。李应连忙答礼，便教上厅请坐。杨雄、石秀再三谦让，方才坐了。李应便叫取酒来且相待。杨雄、石秀两个再拜道：“望乞大官人致书与祝家庄，来救时迁性命，生死不敢有忘。”李应教请门馆先生来，商议修了一封书缄，填写名讳，使个图书印记，便差一个副主管赍了，备一匹快马，星火去祝家庄取这个人来。那副主管领了东人书札，上马去了。杨雄、石秀拜谢罢，李应道：“二位壮士放心，小人书去，便当放来。”杨雄、石秀又谢了。李应道：“且请去后堂，少叙三杯等待。”两个随进里面，就具早膳相待。饭罢，吃了茶。李应问些枪法，见杨雄、石秀说得有理，心中甚喜。已牌时分，那个副主管回来，李应唤到后堂问道：“去取的这人在那里？”主管答道：“小人亲见朝奉，下了书，倒有放还之心。后来走出祝氏三杰，反焦躁起来，书也不回，人也不放，定要解上州去。”李应失惊道：“他和我三村里结生死之交，书到便当依允，如何恁地起来？必是你说得不好，以致如此。杜主管，你须自去走一遭，亲见祝朝奉，说个仔细缘由。”杜兴道：“小人愿去，只求东人亲笔书缄，到那里方才肯放。”李应道：“说得是。”急取一幅花笺纸来，李应亲自写了书札，封皮面上使一个讳字图书，把与杜兴接了。后槽牵过一匹快马，备上鞍辔，拿了鞭子，便出庄门，上马加鞭，奔祝家庄去了。李应道：“二位放心，我这封亲笔书去，少刻定当放还。”杨雄、石秀深谢了。留在后堂，饮酒等待。

看看天色待晚，不见杜兴回来。李应心中疑惑，再教人去接。只见庄客报道：“杜主管回来了。”李应问道：“几个人回来？”庄客道：“只是主管独自一个跑将回来。”李应摇着头道：“却又作怪！往常这厮，不是这等兜搭，今日缘何恁地？”走出前厅，杨雄、石秀都跟出来。只见杜兴下了马，入得庄门。见他模样，气得紫涨了面皮，龇牙露嘴，半晌说不得话。李应道：“你且言备细缘故，怎么地来？”杜兴气定了，方才道：“小人赍了东人书札，到他那里第三重门下，却好遇见祝龙、祝虎、祝彪弟兄三个坐在那里。小人声了三个喏。祝彪喝道：‘你又来则甚？’小人躬身禀道：‘东人有书在此拜上。’祝彪那厮变了脸，骂道：‘你那主人恁地不晓人事！早晌使个泼男女来这里下书，要讨那个梁山泊贼人时迁。如今我正要解上州里去，又来怎地？’小人说道：‘这个时迁，不是梁山泊伙内人数，他自是蓟州来的客人，要投见敝庄东人。不想误烧了官人店屋，明日东人自当依旧盖还，万望俯看薄面，高抬贵手，宽恕宽恕。’祝家三个都叫道：‘不还，不还！’小人又道：‘官人，请看东人亲笔书札在此。’祝彪那厮接过书去，也不拆开来看，就手扯得粉碎，喝叫把小人直叉出庄门。祝彪、祝虎发话道：‘休要惹老爷们性发，把你那……’——小

人本不敢尽言，实被那三个畜生无礼——说：‘把你那李……李应捉来，也做梁山泊强寇解了去！’又喝叫庄客来拿了小人，被小人飞马走了。于路上气死小人！叵耐那厮枉与他许多年结生死之交，今日全无些仁义！”

李应听罢，心头那把无名业火高举三千丈，按捺不下，大呼：“庄客！快备我那马来！”杨雄、石秀谏道：“大官人息怒。休为小人们，坏了贵处义气。”李应那里肯听，便去房中披上一副黄金锁子甲，前后兽面掩心，穿一领大红袍，背胯边插着飞刀五把，拿了点钢枪，戴上凤翅盔，出到庄前，点起三百悍勇庄客。杜兴也披一副甲，持把枪上马，带领二十余骑马军。杨雄、石秀也抓扎起，挺着朴刀，跟着李应的马，径奔祝家庄来。日渐衔山时分，早到独龙冈前，便将人马排开。原来祝家庄又盖得好，占着这座独龙山冈，四下一遭阔港。那庄正造在冈上，有三层城墙，都是顽石垒砌的，约高二丈。前后两座庄门，两条吊桥。墙里四边，都盖窝铺^[1]，四下里遍插着枪刀军器，门楼上排着战鼓铜锣。

李应勒马在庄前大叫：“祝家三子，怎敢毁谤老爷！”只见庄门开处，拥出五六十骑马来。当先一骑似火炭赤的马，上坐着祝朝奉第三子祝彪。李应指着大骂道：“你这厮！口边奶腥未退，头上胎发犹存！你爷与我结生死之交，誓愿同心共意保护村坊！你家但有事情，要取人时，早来早放；要取物件，无有不奉。我今一个平人，二次修书来讨，你如何扯了我的书札，耻辱我名？是何道理！”祝彪道：“俺家虽和你结生死之交，誓愿同心协意，共捉梁山泊反贼，扫清山寨；你如何却结连反贼，意在谋叛？”李应喝道：“你说他是梁山泊甚人？你这厮却冤平人做贼，当得何罪！”祝彪道：“贼人时迁已自招了，你休要在这



（杜兴）上马加鞭，
奔祝家庄去了。

里胡说乱道，遮掩不过。你去便去，不去时连你捉了，也做贼人解送！”李应大怒，拍坐下马，挺手中枪，便奔祝彪。祝彪纵马去战李应。两个就独龙冈前，一来一往，一上一下，斗了十七八合。祝彪战李应不过，拨回马便走，李应纵马赶将去。祝彪把枪横担在马上，左手拈弓，右手取箭，搭上箭，拽满弓，觑得较亲，背翻身一箭。李应急躲时，臂上早着。李应翻筋斗，坠下马来。祝彪便勒转马来抢人。杨雄、石秀见了，大喝一声，捻两把朴刀，直奔祝彪马前杀将来。祝彪抵挡不住，急勒回马便走，早被杨雄一朴刀戳在马后股上，那马负疼，壁直立起来，险些儿把祝彪掀在马下，却得随从马上的人，都搭上箭射将来。杨雄、石秀见了，自思又无衣甲遮身，只得退回不赶。杜兴早自把李应救起，上马先去了。杨雄、石秀跟了众庄客也走了。祝家庄人马赶了二三里路，见天色晚来，也自回去了。

杜兴扶着李应，回到庄前，下了马，同入后堂坐定。宅眷都出来看视。拔了箭

[1]窝铺——草屋、窝棚。

矢，伏侍卸了衣甲，便把金疮药敷了疮口。连夜在后堂商议。杨雄、石秀与杜兴说道：“既是大官人被那厮无礼，又中了箭，时迁亦不能够出来，都是我等连累大官人了。我弟兄两个，只得上梁山泊去，恳告晁、宋二公并众头领，来与大官人报仇，就救时迁。”因辞谢了李应。李应道：“非是我不用心，实出无奈，两位壮士只得休怪。”叫杜兴取些金银相赠。杨雄、石秀那里肯受？李应道：“江湖之上，二位不必推却。”两个方才收受，拜辞了李应。杜兴送出村口，指与大路，杜兴作别了，自回李家庄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杨雄、石秀取路投梁山泊来，早望见远远一处新造的酒店，那酒旗儿直挑出来。两个人到店裡，买些酒吃，就问路程。这酒店却是梁山泊新添设做眼的酒店，正是石勇掌管。两个一面吃酒，一头动问酒保上梁山泊路程。石勇见他两个非常，便来答应道：“你两位客人从哪里来？要问上山去怎地？”杨雄道：“我们从蓟州来。”石勇猛可想起道：“莫非足下是石秀么？”杨雄道：“我乃是杨雄，这个兄弟，是石秀。大哥如何得知石秀名？”石勇慌忙道：“小子不认得。前者，戴宗哥哥到蓟州回来，多曾称说兄长，闻名久矣。今得上山，且喜，且喜！”三个叙礼罢，杨雄、石秀把上件事都对石勇说了。石勇随即叫酒保置办分例酒来相待，推开后面水亭上窗子，拽起弓，放了一枝响箭。只见对港芦苇丛中，早有小喽罗摇过船来。石勇便邀二位上船，直送到鸭嘴滩上岸。石勇已自先使人上山去报知，早见戴宗、杨林下山来迎接。俱各叙礼罢，一同上至大寨里。

众头领知道有好汉上山，都来聚会大寨坐下。戴宗、杨林引杨雄、石秀，上厅参见晁盖、宋江并众头领。相见已罢，晁盖细问两个踪迹。杨雄、石秀把本身武艺，投托入伙先说了，众人大喜，让位而坐。杨雄渐渐说到有个来投托大寨同入伙的时迁，不合偷了祝家店里报晓鸡，一时争闹起来，石秀放火烧了他店屋，时迁被捉，李应二次修书去讨，怎当祝家三子坚执不放，誓要捉山寨里好汉，且又千般辱骂，叵耐那厮十分无礼。不说万事皆休，才然说罢，晁盖大怒，喝叫：“孩儿们，将这两个与我斩讫报来！”宋江慌忙道：“哥哥息怒。两个壮士，不远千里来此协助，如何却要斩他？”晁盖道：“俺梁山泊好汉，自从火并王伦之后，便以忠义为主，全施恩德于民。一个个兄弟下山去，不曾折了锐气，新旧上山的弟兄们，各各都有豪杰的光彩。这厮两个，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吃，因此连累我等受辱。今日先斩了这两个，将这厮首级去那里号令。我亲领军马去洗荡了那个村坊，不要输了锐气！孩儿们，快斩了报来！”宋江劝住道：“不然。哥哥不听这两位贤弟却才所说，那个鼓上蚤时迁，他原是此等人，以致惹起祝家那厮来，岂是这二位贤弟要玷辱山寨？我也每每听得有人说，祝家庄那厮要和俺山寨敌对了。哥哥权且息怒，即日山寨人马数多，钱粮缺少，非是我等要去寻他，那厮倒来吹毛求疵，因而正好乘势去拿那厮。若打得此庄，倒有三五年粮食。非是我们生事害他，其实那厮无礼。只是哥哥山寨之主，岂可轻动？小可不才，亲领一支军马，启请几位贤弟们下山，去打祝家庄。若不洗荡得那个村坊，誓不还山！一是山寨不折了锐气；二乃免此小辈，被他耻辱；三则得许多粮食，以供山寨之用；四者就请李应上山入伙。”吴学究道：“公明哥哥之言最好，岂可山寨自斩手足之人？”戴宗便道：“宁乃斩了小弟，

不可绝了贤路。”众头领力劝，晁盖方才免了二人，杨雄、石秀也自谢罪。宋江抚谕道：“贤弟休生异心，此是山寨号令，不得不如此。便是宋江，倘有过失，也须斩首，不敢容情。如今新近又立了铁面孔目裴宣做军政司，赏功罚罪，已有定例。贤弟只得恕罪恕罪。”杨雄、石秀拜罢，谢罪已了，晁盖叫去坐在杨林之下。山寨里都唤小喽罗来参贺新头领已毕，一面杀牛宰马，且做庆喜筵席；拨定两所房屋，教杨雄、石秀安歇；每人拨十个小喽罗伏侍。

当晚席散，次日再备筵席，会众商量议事。宋江教唤铁面孔目裴宣，计较下山人数，启请诸位头领，同宋江去打祝家庄，定要洗荡了那个村坊。商量已定：除晁盖头领镇守山寨不动外，留下吴学究、刘唐并阮家三弟兄、吕方、郭盛护持大寨。原拨定守滩、守关、守店有职事人员俱各不动。又拨新到头领孟康管造船只，顶替马麟监督战船。写下告示，将下山打祝家庄头领，分作两起：头一拨宋江、花荣、李俊、穆弘、李逵、杨雄、石秀、黄信、欧鹏、杨林，带领二千小喽罗，三百马军，披挂已了，下山前进。第二拨便是林冲、秦明、戴宗、张横、张顺、马麟、邓飞、王矮虎、白胜，也带领三千小喽罗，三百马军，随后接应。再着金沙滩、鸭嘴滩二处小寨，只教宋万、郑天寿守把，就行接应粮草。晁盖送路已了，自回山寨。

且说宋江并众头领径奔祝家庄来，于路无话，早来到独龙山前。尚有一里多路，前军下了寨栅。宋江在中军帐里坐下，便和花荣商议道：“我听得说祝家庄里路径甚杂，未可进兵。且先使两个人去，探听路途曲折，知得顺逆路程，却才进去，与他敌对。”李逵便道：“哥哥，兄弟闲了多时，不曾杀得一人，我便先去走一遭。”宋江道：“兄弟，你去不得。若是破阵冲敌，用着你先去；这是做细作的勾当，用你不着。”李逵笑道：“量这个鸟庄，何须哥哥费力！只兄弟自带了三二百个孩儿们杀将去，把这个鸟庄上人都砍了，何须要人先去打听！”宋江喝道：“你这厮休胡说！且一壁厢去，叫你便来！”李逵走开去了，自说道：“打死几个苍蝇，也何须大惊小怪！”宋江便唤石秀来，说道：“兄弟曾到彼处，可和杨林走一遭。”石秀便道：“如今哥哥许多人马到这里，他庄上如何不提备？我们扮作什么人入去好？”杨林便道：“我自打扮了解魔^[1]的法师去，身边藏了短刀，手里擎着法环，于路摇将入去。你只听我法环声，不要离了我前后。”石秀道：“我在蓟州，原曾卖柴，我只是挑一担柴进去卖便了。身边藏了暗器，有些缓急，扁担也用得着。”杨林道：“好，好！我和你计较了，今夜打点，五更起来便行。”

到得明日，石秀挑着柴担先入去。行不到二十来里，只见路径曲折多杂，四下里湾环相似，树木丛密，难认路头。石秀便歇下柴担不走。听得背后法环响得渐近，石秀看时，却见杨林头带一个破笠子，身穿一领旧法衣，手里擎着法环，于路摇将进来。石秀见没人，叫住杨林说道：“此处路径湾杂，不知那里是我前日跟随李应来时的路。天色已晚，他们众人烂熟奔走，正看不仔细。”杨林道：“不要管他路径曲直，只顾拣大路走便了。”石秀又挑了柴，只顾望大路先走。见前面一村人家，数处酒店肉店，石秀挑着柴，便望酒店门前歇了，只见各店内都把刀枪插在门

[1]解魔——迷信的说法：人如果患病，或精神失常，是遭了鬼迷，中了邪，这叫做“魔”。

要请巫师画符念咒赶鬼，才能解除病魔。



石秀看时，却是杨林，剥得赤条条的，索子绑着。

前，每人身上穿一领黄背心，写个大“祝”字，往来的人，亦各如此。石秀见了，便看着一个年老的人，唱个喏，拜揖道：“丈人，请问此间是何风俗？为甚都把刀枪插在当门？”那老人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客人？原来不知，只可快走。”石秀道：“小人是山东贩枣子的客人，消折了本钱，回乡不得，因此担柴来这里卖，不知此间乡俗地理。”老人道：“只可快走，别处躲避，这里早晚要大厮杀也！”石秀道：“此间这等好村坊去处，怎地了大厮杀？”老人道：“客人，你敢真个不知？我说与你：俺这里唤做祝家村，冈上便是祝朝奉衙里。如今恶了梁山泊好汉，现今引领军马在村口，要来厮杀，却怕我这村里路杂，未敢入来，见今驻扎在外面。如今祝家庄上，行号令下来：每户人家，要我们精壮后生准备着，但有令传来，便要去策应。”石秀道：“丈人，村中总有多少人家？”老人道：“只我这祝家村，也有一二万人家，东西还有两村人接应。东村唤做扑天雕李应李大官人；西村唤做扈太公庄，有个女儿，唤做扈三娘，绰号‘一丈青’，十分了得。”石秀道：“似此如何却怕梁山泊做什么？”那老人道：“便是我们初来时，不知路的，也要吃捉了。”石秀道：“丈人，怎地初来时要吃捉了？”老人道：“我这村里的路，有旧人说道：‘好个祝家庄，尽是盘陀路，容易入得来，只是出不去。’”石秀听罢，便哭起来，扑翻身便拜，向那老人道：“小人是个江湖上折了本钱，归乡不得的人，倘或卖了柴出去，撞见厮杀，走不脱，却不是苦！爷爷怎地可怜见，小人情愿把这担柴相送爷爷，只指与小人出去的路罢！”那老人道：“我如何白要你的柴？我就买你的。你且入来，请你吃些酒饭。”石秀拜谢了，挑着柴，跟那老人入到屋里。那老人筛下两碗白酒，盛一碗糕糜^[1]，叫石秀吃了。石秀再拜谢道：“爷爷，指教出去的路径。”那老人道：“你便从村里走去，只看有白杨树便可转弯。不问路道阔狭，但有白杨树的转弯，便是活路；没那树时，都是死路。如有别的树木转弯，也不是活路。若还走差了，左来右去，只走不出去，更兼死路里地下埋藏着竹签、铁蒺藜，若是走差了，踏着飞签，准定吃捉了，待走那里去！”石秀拜谢了，便问：“爷爷高姓？”那老人道：“这村里姓祝的最多，惟有我复姓钟离，土居在此。”石秀道：“酒饭小人都吃够了，改日当厚报。”

正说之间，只听得外面闹吵。石秀听得道：“拿了一个细作！”石秀吃了一惊，跟那老人出来看时，只见七八十个军人背绑着一个人过来。石秀看时，却是杨林，剥得赤条条的，索子绑着。石秀看了，只暗暗地叫苦，悄悄假问老人道：“这个拿了的是什么人？为甚事绑了他？”那老人道：“你不见说他是宋江那里来的细作？”石秀又问道：“怎地吃他拿了？”那老人道：“说这厮也好大胆，独自一个来做细作，打扮做个解魔法师，闪入村里来。却又不认这路，只拣大路走了，左来右去，只走了死路；又不晓的白杨树转弯抹角的消息^[2]，人见他走得差了，来路踉蹌，报与庄上官人们来捉他，这厮方才又掣出刀来，手起伤了四五个人。挡不住这里人多，一发上，因此吃拿了。有人认得他，从来是贼，叫做锦豹子杨林……”说言未了，只听得前面喝道：说是：“庄上三官人巡绰过来！”石秀在壁缝里张时，看见前面摆

[1] 糕糜——米粥。

[2] 消息——这里是机关、奥秘的意思。

着二十对缨枪，后面四五个人骑着马，都弯弓插箭；又有三五对青白哨马，中间拥着一个年少壮士，坐在一匹雪白马上，全副披挂，跨了弓箭，手执一条银枪。石秀自认得他，特地问老人道：“过去相公是谁？”那老人道：“这个人正是祝朝奉第三子，唤做祝彪，定着西村扈家庄一丈青为妻。弟兄三个，只有他第一了得。”石秀拜谢道：“老爷爷，指点寻路出去！”那老人道：“今日晚了，前面倘或厮杀，枉送了你性命。”石秀道：“爷爷，可救一命则个！”那老人道：“你且在我家歇一夜。明日打听得没事，便可出去。”石秀拜谢了，坐在他家。只听得门前四五替报马报将来，排门吩咐道：“你那百姓，今夜只看红灯为号，齐心并力，捉拿梁山泊贼人解官请赏。”叫过去了。石秀问道：“这个人是谁？”那老人道：“这个官人是本处捕盗巡检。今夜约会要捉宋江。”石秀见说，心中自付了一回，讨个火把，叫了安置，自去屋后草窝里睡了。

却说宋江军马在村口屯驻，不见杨林、石秀出来回报，随后又使欧鹏去到村口，出来回报道：“听得那里讲动，说道捉了一个细作。小弟见路径又杂难认，不敢深入重地。”宋江听罢，忿怒道：“如何等得回报了进兵？又吃拿了一个细作，必然陷了两个兄弟。我们今夜只顾进兵杀将入去，也要救他两个兄弟。未知你众头领意下如何？”只见李逵便道：“我先杀入去，看是如何！”宋江听得，随即便传将令，教军士都披挂了。李逵、杨雄前一队做先锋，使李俊等引军做合后，穆弘居左，黄信居右，宋江、花荣、欧鹏等中军头领。摇旗呐喊，擂鼓鸣锣，大刀阔斧，杀奔祝家庄来。

比及杀到独龙冈上，是黄昏时分。宋江催趲前军打庄。先锋李逵脱得赤条条的，挥两把夹钢板斧，火拉拉地杀向前来。到得庄前看时，已把吊桥高高地拽起了，庄门里不见一点火，李逵便要下水过去。杨雄扯住道：“使不得！关闭庄门，必有计策。待哥哥来，别有商议。”李逵那里忍得住？拍着双斧，隔岸大骂道：“那鸟祝太公老贼，你出来，黑旋风爷爷在这里！”庄上只是不应。宋江中军人马到来，杨雄接着，报说庄上并不见人马，亦无动静。宋江勒马看时，庄上不见刀枪军马，心中疑忌，猛省道：“我的不是了！天书上明明戒说：‘临敌休急暴。’是我一时见不到，只要救两个兄弟，以此连夜进兵；不期深入重地，直到了他庄前，不见敌军，他必有计策。”快教三军且退。李逵叫道：“哥哥，军马到这里了，休要退兵！我与你先杀过去，你们都跟我来。”

说犹未了，庄上早知。只听得祝家庄里一个号炮直飞起半天里去；那独龙冈上千百把火把，一齐点着，那门楼上，弩箭如雨点般射将来。宋江急取旧路回军，只见后军头领李俊人马先发起喊来，说道：“来的旧路都阻塞了，必有埋伏！”宋江教军兵四下里寻路走。李逵挥起双斧，往来寻人厮杀，不见一个敌军。只见独龙冈山上，山顶又放一个炮来。响声未绝，四下里喊声震地，惊得宋公明目睁口呆，罔知所措。你便有文韬武略，怎逃出地网天罗？正是：

安排缚虎擒龙计，要捉惊天动地人。

毕竟宋公明并众将军怎地脱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

一丈青单捉
王矮虎宋公明两打
祝家庄

扈三娘



话说当下宋江在马上看时，四下里都有埋伏军马，且教小喽罗只往大路杀将去；只听得三军屯塞住了，众人都叫起苦来。宋江问道：“怎么叫苦？”众军都道：“前面都是盘陀路，走了一遭，又转到这里。”宋江道：“教军马望火把亮处有房屋人家，取路出去。”又走不多时，只见前军又发起喊来，叫道：“甫能望火把亮处取路，又有苦竹签、铁蒺藜，遍地撒满鹿角^[1]，都塞了路口！”宋江道：“莫非天丧我也！”

正在慌急之际，只听得左军中间，穆弘队里闹动，报来说道：“石秀来了！”宋江看时，见石秀捻着口刀，奔到马前道：“哥哥休慌，兄弟已知路了。暗传下将令，教三军只看有白杨树便转弯走去，不要管他路阔路狭。”宋江催趲人马，只看有白杨树便转。约走过五六里路，只见前面人马越添得多了。宋江疑忌，便唤石秀问道：“兄弟，怎么前面贼兵众广？”石秀道：“他有烛灯为号。”花荣在马上看见，把手指与宋江道：“哥哥，你看见那树影里这碗烛灯么？只看我等投东，他便把那烛灯望东扯；若是我们投西，他便把那烛灯望西扯。只那些儿，想来便是号令。”宋江道：“怎地奈何得他那碗灯？”花荣道：“有何难哉！”便拈弓搭箭，纵马向前，望着影中只一箭，不端不正，恰好把那碗红灯射将下来。四下里埋伏军兵，不见了那碗红灯，便都自乱撞起来。宋江叫石秀引路，且杀出村口去。只听得前山喊声连天，一带火把纵横撩乱。宋江教前军扎住，且使石秀领路去探。不多时，回来报道：“是山寨中第二拨军马到了，接应杀散伏兵。”宋江听罢，进兵夹攻，夺路奔出村口。祝家庄人马四散去了。会合着林冲、秦明等众人军马，同在村口驻扎，却好天明，去高阜处下了寨栅。整点人马，数内不见了镇三山黄信。宋江大惊，询问缘故。有昨夜跟去的军人见的来说道：“黄头领听着哥哥将令，前去探路，不提防芦苇丛中

[1]鹿角——古代用于军事的障碍物。用带枝杈的削尖了的树木制成。

舒出两把挠钩，拖翻马脚，被五七个人活捉去了，救护不得。”宋江听罢大怒，要杀随行军汉：“如何不早报来？”林冲、花荣劝住宋江。众人纳闷道：“庄又不曾打得，倒折了两个兄弟。似此怎生奈何？”杨雄道：“此间有三个村坊结并。所有东村李大官人，前日已被祝彪那厮射了一箭，现今在庄上养病。哥哥何不去与他计议？”宋江道：“我正忘了也。他便知本处地理虚实。”吩咐教取一对缎匹羊酒，选一骑好马并鞍辔，亲自上门去求见。林冲、秦明权守栅寨，宋江带同花荣、杨雄、石秀上了马，随行三百马军，取路投李家庄来。

到得庄前，早见门楼紧闭，吊桥高拽起了，墙里摆着许多庄兵人马，门楼上早擂起鼓来。宋江在马上叫道：“俺是梁山泊义士宋江，特来谒见大官人，别无他意，休要提备。”庄门上杜兴看见有杨雄、石秀在彼，慌忙开了庄门，放只小船过来，与宋江声喏。宋江慌忙下马来答礼。杨雄、石秀近前禀道：“这位兄弟，便是引小弟两个投李大官人的，唤做鬼脸儿杜兴。”宋江道：“原来是杜主管。相烦足下对李大官人说：俺梁山泊宋江，久闻大官人大名，无缘不曾拜会。今因祝家庄要和俺们做对头，经过此间，特献彩缎、名马、羊酒、薄礼，只求一见，别无他意。”杜兴领了言语，再渡过庄来，直到厅前。李应带伤披被坐在床上，杜兴把宋江要求见的言语说了。李应道：“他是梁山泊造反的人，我如何与他厮见？无私有意^[1]。你可回他话道，只说我卧病在床，动止不得，难以相见，改日却得拜会。所赐礼物，不敢祇受。”杜兴再渡过来，见宋江禀道：“俺东人再三拜上头领，本欲亲身迎迓，奈缘中伤，患躯在床，不能相见，容日专当拜会。适蒙所赐厚礼，并不敢受。”宋江道：“我知你东人的意了。我因打祝家庄失利，欲求相见则个，他恐祝家庄见怪，不肯出来相见。”杜兴道：“非是如此，委实患病。小人虽是中山人氏，到此多年了，颇知此间虚实事情。中间是祝家庄，东是俺李家庄，西是扈家庄。这三村庄上，誓愿结生死之交，有事互相救应。今番恶了俺东人，自不去救应，只恐西村扈家庄上要来相助。他庄上别的不打紧，只有一个女将唤做‘一丈青扈三娘’，使两口日月刀，好生了得。却是祝家庄第三子祝彪定为妻室，早晚要娶。若是将军要打祝家庄时，不须提备东边，只要紧防西路。祝家庄上，前后有两座庄门：一座在独龙冈前，一座在独龙冈后。若打前门，却不济事；须是两面夹攻，方可得破。前门打紧，路杂难认，一遭都是盘陀路径，阔狭不等，但有白杨树便可转弯，方是活路，如无此树，便是死路。”石秀道：“他如今都把白杨树木斫伐去了，将何为记？”杜兴道：“虽然斫伐了树，如何起得根尽？也须有树根在彼。只宜白日进兵去攻打，黑夜不可进去。”

宋江听罢，谢了杜兴，一行人马却回寨里来。林冲等接着，都到大寨里坐下。宋江把李应不肯相见，并杜兴说的话对众头领说了。李逵便插口道：“好意送礼与他，那厮不肯出来迎接哥哥。我自引三百人去打开鸟庄，脑揪这厮出来拜见哥哥！”宋江道：“兄弟，你不省的：他是富贵良民，惧怕官府，如何造次肯与我们相见？”李逵笑道：“那厮想是个小孩子，怕见。”众人一齐都笑起来。宋江道：“虽然如此说了，两个兄弟陷了，不知性命存亡。你众兄弟可竭力向前，跟我再去攻打祝家庄。”

[1]无私有意——即“我虽无私心，人谓我有意”的意思。

众人都起身说道：“哥哥将令，谁敢不听？不知教谁前去？”黑旋风李逵说道：“你们怕小孩子，我便前去。”宋江道：“你做先锋不利，今番用你不着。”李逵低了头忍气。宋江便点马麟、邓飞、欧鹏、王矮虎四个，“跟我亲自做先锋去。”第二点戴宗、秦明、杨雄、石秀、李俊、张横、张顺、白胜，准备下水路用人。第三点林冲、花荣、穆弘、李逵，分作两路策应。众军标拨已定，都饱食了，披挂上马。

且说宋江亲自要去做先锋，攻打头阵，前面打着一面大红帅字旗，引着四个头领，一百五十骑马军，一千步军，杀奔祝家庄来，直到独龙冈前。宋江勒马，看那祝家庄上，扬起两面白旗，旗上明明绣着十四个字道：“填平水泊擒晁盖，踏破梁山捉宋江。”当下宋江在马上，心中大怒，设誓道：“我若打不得祝家庄，永不回梁山泊！”众头领看了，一齐都怒起来。宋江听得后面人马都到了，留下第二拨头领攻打前门，宋江自引了前部人马，转过独龙冈后面来。看祝家庄时，后面都是铜墙铁壁，把得严整。

正看之时，只见直西一彪军马，呐着喊，从后杀来。宋江留下马麟、邓飞，把住祝家庄后门，自带了欧鹏、王矮虎，分一半人马，前来迎接。山坡下来军约有二三十骑马军，当中簇拥着一员女将，正是扈家庄女将一丈青扈三娘，一骑青骏马上，抡两口日月双刀，引着三五百庄客，前来祝家庄策应。宋江道：“刚说扈家庄有这个女将，好生了得，想来正是此人。谁敢与他迎敌？”说犹未了，只见这王矮虎是个好色之徒，听得说是个女将，指望一合便捉得过来。当时喊了一声，骤马向前，挺手中枪，便出迎敌。两军呐喊。那扈三娘拍马舞刀，来战王矮虎。一个双刀的熟嫖，一个单枪的出众。两个斗敌十数合之上，宋江在马上看时，见王矮虎枪法架隔不住。原来王矮虎初见一丈青，恨不得便捉过来，谁想斗过十合之上，看看的手颤脚麻，枪法便都乱了。不是两个性命相扑时，王矮虎却要做光^[1]起来。那一丈青是个乖觉的人，心中道：“这厮无礼！”便将两把双刀直上直下砍将入来。这王矮虎如何敌得过？拨回马却待要走，被一丈青纵马赶上，把右手刀挂了，轻舒粉臂，将王矮虎提脱雕鞍，众庄客齐上，横拖倒拽，活捉去了。

欧鹏见捉了王英，便挺枪来救。一丈青纵马挎刀，接着欧鹏，两个便斗。原来欧鹏祖是军班子弟出身，使得好一条铁枪，宋江看了，暗暗的喝采。怎的欧鹏枪法精熟，也敌不得那女将半点便宜。邓飞在远远处看见捉了王矮虎，欧鹏又战那女将不下，跑着马，舞起一条铁链，大发喊赶将来。祝家庄上已看多时，诚恐一丈青有失，慌忙放下吊桥，开了庄门，祝龙亲自引了三百余人，骤马提枪来捉宋江。马麟看见，一骑马使起双刀，来迎住祝龙厮杀。邓飞恐宋江有失，不离左右，看他两边厮杀，喊声迭起。宋江见马麟斗祝龙不过，欧鹏斗一丈青不下，正慌哩，只见一彪军马从刺斜里杀将来。宋江看时，大喜，却是霹雳火秦明，听得庄后厮杀，前来救应。宋江大叫：“秦统制，你可替马麟！”秦明是个急性的人，更兼祝家庄捉了他徒弟黄信，正没好气，拍马飞起狼牙棍，便来直取祝龙。祝龙也挺枪来敌秦明。马麟引了人却夺王矮虎。那一丈青看见了马麟来夺人，便撇了欧鹏，却来接住马麟厮

[1]做光——调情。

一丈青纵马赶上，把右手刀挂了，轻舒粉臂，将王矮虎提脱雕鞍，众庄客齐上，横拖倒拽，活捉去了。



杀。两个都会使双刀，马上相迎着，正如风飘玉屑，雪撒琼花，宋江看得眼也花了。

这边秦明和祝龙，斗到十合之上，祝龙如何敌得秦明过？庄门里面那教师栾廷玉，带了铁锤，上马挺枪，杀将出来。欧鹏便来迎住栾廷玉厮杀。栾廷玉也不来交马，带住枪时，刺斜里便走。欧鹏赶将去，被栾廷玉一飞锤，正打着，翻筋斗掀下马去。邓飞大叫：“孩子们救人！”舞着铁链，径奔栾廷玉。宋江急唤小喽罗，救得欧鹏上马。那祝龙挡敌秦明不住，拍马便走。栾廷玉也撇了邓飞，却来战秦明。两个斗了一二十合，不分胜败。栾廷玉卖个破绽，落荒即走。秦明舞棍，径赶将去。栾廷玉便望荒草之中，跑马入去。秦明不知是计，也追入去。原来祝家庄那等去处，都有人埋伏，见秦明马到，拽起绊马索来，连人和马都绊翻了，发声喊，捉住了秦明。

邓飞见秦明坠马，慌忙来救时，见绊马索起，却待回身，两下里叫声：“着！”挠钩似乱麻一般搭来，就马上活捉了去。宋江看见，只叫得苦，止救得欧鹏上马。

马麟撇了一丈青，急奔来保护宋江，望南而走。背后栾廷玉、祝龙、一丈青分投赶将来。看看没路，正待受缚，只见正南上一个好汉飞马而来，背后随从约有五百人马。宋江看时，乃是没遮拦穆弘。东南上也有三百余人，两个好汉，飞奔前来：一个是病关索杨雄，一个是拚命三郎石秀。东北上又一个好汉，高声大叫：“留下人着！”宋江看时，乃是小李广花荣。三路人马一齐都到，宋江心下大喜，一发并力来战栾廷玉、祝龙。庄上望见，恐怕两个吃亏，且教祝虎守把住庄门，小郎君祝彪骑一匹劣马，使一条长枪，自引五百余人马，从庄后杀将出来，一齐混战。庄前李俊、张横、张顺下水过来，被庄上乱箭射来，不能下手。戴宗、白胜只在对岸呐喊。宋江见天色晚了，急叫马麟先保护欧鹏出村口去。宋江又教小喽罗筛锣，聚拢众好汉，且战且走。宋江自拍马到处寻了看，只恐弟兄们迷了路。

正行之间，只见一丈青飞马赶来。宋江措手不及，便拍马望东而走。背后一丈青紧追着，八个马蹄翻盏撒钹相似，赶投深村处来。一丈青正赶上宋江，待要下手，只听得山坡上有人大叫道：“那鸟婆娘赶我哥哥那里去？”宋江看时，却是黑旋风李逵，抡两把板斧，引着七八十个小喽罗，大踏步赶将来。一丈青便勒转马，望这树林边去。宋江也勒住马看时，只见树林边转出十数骑马军来，当先簇拥着一个壮士，正是豹子头林冲，在马上大喝道：“兀那婆娘，走那里去！”一丈青飞刀纵马，直奔林冲，林冲挺丈八蛇矛迎敌。两个斗不到十合，林冲卖个破绽，放一丈青两口刀砍入来，林冲把蛇矛逼个住，两口刀逼斜了，赶拢去，轻舒猿臂，款扭狼腰，把一丈青只一拽，活挟过马来。宋江看见，喝声采，不知高低。林冲叫军士绑了，骤



一丈青飞刀纵马，直奔林冲，林冲挺丈八蛇矛迎敌。